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

相兆門下

班超封侯

班超少時有相者曰子雖布衣諸生當封侯萬里外
超問狀相者曰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後果專功西域封定遠侯

出後漢

王暉懷刃

趙溫善袁許之術武將王暉事蜀先主有功為一
貴臣所抑王衡之日遇趙溫溫曰今日見君面有殺

類十

一

氣但君將來當為三任郡守一任節制自是晚達不
宜害人王乃出一匕首曰今日欲殺數子便自裁不
意逢君請止後果為郡守三任遷秦州節度如溫之
言皆前定而形于相也

成都記

鍾輻亡家

江南鍾輻者金陵之才子年少俊邁遇一老僧相之
曰先輩壽則有矣及第則家亡記之生大怒曰吾方
掇高第以起家何亡之有時樊若水女才質雙美甚
愛輻之才而妻之始燕爾科詔遂下時周都洛輻入



洛應詔果中甲科方得意狂放不還携一女僕曰青箱過華州之蒲城其宰乃故人延留之數日時盛暑追涼於縣樓醉寢是夕醉夢其妻出詩一首爲示怨責頗深詩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多少地一去不言歸夢中戲答一詩曰還吳東下過蒲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半海棠千樹欲彫零旣覺遽歸裝將至採石渡青箱暴卒生感悼忿忿藁葬於一新墳之側急圖到家至則門巷空閒妻妾已亡數月訪之親鄰妻亡之夜乃夢於縣樓之夕也後

類十

二

數日親友具舟携輻致奠于葬所卽青箱藁葬之側其墳不植他木惟海棠數株花萼彫謝正合詩中之句因拊膺長慟曰信乎浮屠老師之言及第家亡之兆矣因遂不仕隱鍾山壽八十餘卒嗟夫禍福壽夭莫非前定而海棠之開樹亦復兆於詩句以此知一草一木皆有定數非人力所能及也

見潘佑集

王顯夕死

唐王顯與文武皇帝有子陵之舊帝微時常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顯因奏臣今日得作繭

否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
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顯曰朝貴而夕死足
矣房元齡曰陛下旣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乃授
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暴卒嗚呼靡顏膩理
哆嚙願額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
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
至于壽夭窮達獨曰由人不亦蔽乎

出朝野僉載

中立爲將

唐杜羔字中立少年時贍於財產他無所長其徒與

類十

三

之游利其酒炙其實褻視之也一日同送迎於城外
客有善相者歷觀諸賓侶獨指中立曰此子異日當
爲將矣一座大笑中立後尚真源公主爲滄州節度
使果符相者之言嗚呼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昔公
孫弘主父偃對策不第歷說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
部其詬恥爲何如哉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遂窮極富
貴聲馳海外非先愚而後智前非而終是也蓋亦榮
悴有定數非人力之所召自古皆然何獨中立而已
乎

出玉泉子

李寬三無

李寬為常侍有門下士姓盧善相或問李公何如曰

據其面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豕公初有數子皆先

卒有屋未嘗還鄉安居死于舟乘舟而歸舟破沈其

骨焉金華子

公與冀公十全燕爾有冀公法辭辭廉與冀

王冀公欽若

鄉薦赴闕張

齊賢

時為江南漕以書薦

謁錢希白易希白方以才名獨步館閣適會延六術

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踟促門下因厲聲語闖

類十

人術者遙聞之謂錢公曰不知何人若形與聲相稱

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願邀之庶獲一見錢召

之冀公單微遠人神貌踈瘦復贅於頸舉止山野錢

公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瞻視冀公起術稽顙與歎

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公戲之曰堂內便有此

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无

此君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君臣相得至死

有慶而弔所不完者但無子爾錢公曰他日將陶鑄

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願公無忽後

錢公方爲翰林學士而冀公已真拜矣見朝野雜錄

放種隱君放方少時與弟文往拜陳希夷陳邀放內堂

慇懃眈眈以一絕贈之曰鑑中有客白髭多鑑外先

生識也麼只少六年年六十此中陰德莫蹉跎種都

不曉但屈指以三語授之曰子貴爲帝友而無科名

晚爲權貴所陷若寡慾可以滿此數種因不娶蔡貞

宗初詔至闕稱旨以司諫奏十議西祀回蹕次河中

時長安父老三千餘人具表乞臨上意未決召種至

類十

五

行在以決之種奏大駕此幸有不便者三陛下方以
孝治天下翻事秦漢侈心封禪羣嶽更臨遊別都久
拋宗廟於孝爲闕不便一也百司供擬頓仗事繁晚
春蠶麥已登深費農務不便二也精兵重臣扈從車
蹕京國一空民心無依况九廟乎陛下宜深念之三
不便也上玉色悚然曰臣僚無一語及此放曰近臣
但願扈清蹕行曠典文頌聲以邀已名陛下當自悟
於清衷也翌日還闕 貞宗欲放從駕放辭上曰非
久當召旣而大臣深忌之恐還闕後必召放乃先布

所陷之基使雷有終諷之曰非久朝首必君慎勿輕起以有隱節徐革一奏乞覲以問鑾輿還闕良苦乃君臣之義也种然之上還京欲召放大臣奏放必辭乞陛下記臣語往往自乞覲詔下果不至上已微惑後半年河陽孫奭奏放請覲上大駭召執政曰率如卿料由是寵待遂解是年亡种少時有瀟湘感事詩曰離離江草與江花往事洲邊一嘆嗟漢傳有才終去國楚臣無罪亦沈沙凄涼野浦寒飛鴈牢落汀祠晚聚鴉無限清忠沈浪底滔滔千頃屬漁家誠先兆也然當時陷放者雖自以爲得計不知陳希夷已言於少之時矣是則命已定特假手於權貴也可不信哉

出雜錄

類十

六

若水公卿一說白闍道者事見此卷後

錢文僖

若水

少時謁陳搏求相骨法陳戒曰過半月

請子卻來錢如期而往至則邀入山齋地爐中一老僧擁壞衲瞑目附火於爐傍錢揖之僧開目微應無待遇之禮三人者默坐久陳曰如何僧擺頭曰無此骨錢公起陳戒曰三日卻來錢如期謁之搏曰吾始

見子神觀清爽謂可學神仙有昇舉之分見之未精不敢奉許召此僧決之渠言子無仙骨但它曰必爲貴公卿耳錢曰其僧何人曰麻衣道者

見雜錄

乖崖鬢瘡

出筆談及西清詩話

乖崖公張詠太平興國二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有河東之舉公賦云包戈臥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協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旣而有司以對偶顯失黜之選胡旦爲狀元公憤然欲學道陳希夷相之曰必爲貴公卿一生辛苦譬如人家張筵

類十

七

方笙歌鼎沸而中庖火起坐客無奈惟賴子滅之以詩遺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卻應多謝鬢邊瘡初不曉其言後二年公乃及第兩入蜀定均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之叛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地不允復以鬢瘡乞金陵養疾方許希夷之言一无差誤初公在蜀與一僧善及歸僧送至鹿頭出一書付僧曰收此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請於官對眾開之慎不可私發并不待其日者有禍至大中祥符乙卯歲僧乃

詣府陳之知府凌策侍郎集從事共開之乃公真容
手題曰詠當血食於蜀後數日得報公以其年七月
二十六日捐館未捐館前公舊與逸人傅霖善霖隱
不仕公後中第日光顯散遣親密四方求霖三十年
不可得嘗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
戀輕肥後一日臥鈴閣有被褐騎驢者叩門曰語尚
書青州傅霖來闈吏入白公驚喜出迎責吏曰傅先
生汝敢姓名呼耶霖笑曰別子云世尚爾童心是豈
知世間有我哉公問何昔隱今出霖曰子將去矣故
來報子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乃去後一月公薨此
足以見出處生死皆有前定非復由人也

師德跛足

袁客師天綱之子也傳其父業嘗與一書生同過江
登舟訖遍視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
引登岸私語曰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
豈可知而從之但少留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
明跛一足負杖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曰可以行
矣貴人在內吾儕無憂登舟而發至江中風濤忽起

危懼雖甚終濟焉驅驢丈夫乃妻師德也後位至於
納言焉

出成都記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少時貧苦嘗行至都下

遇大雷雨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嘆岸側有一老父

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

爲戲曰人生免飢寒幸甚豈敢更望富貴老父曰後

當相憶及後果責求向者父老不知所在以此觀之

富貴早晚皆有前定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困而終吉

得之咸本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修已俟時可也安

用戚戚於貧賤哉

類十

九

李嶠不富

李嶠不富

李嶠幼有清才兄弟三人皆不過三十嶠已長成母

甚憂之相者又謂曰郎君神氣清秀而壽不永恐不

得過三十其母大戚留相者使與嶠連榻而寢至更

深李睡已熟相者視之無喘息氣以手候之鼻下氣

絕大驚良久候其氣乃在耳中遂撫而告之曰得之

矣因賀其母云郎君必大貴壽乃是龜息但貴壽而

不富耳後至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貧後帝幸其宅見
嶠臥青布帳帝曰國相如是失國之體賜御用繡羅
帳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其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
被相人云不當華富故寢不得安帝嘆息久之任令
用舊者乃安寢夫嶠既爲相位極人臣不爲不貴矣
而一羅帳不能當之以此而驗相者之言謂命非前
定可乎

出唐遺史

錢楊知人

錢副樞

若水

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

類十

十

楊大年故當時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楊州人
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
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後簡果於天
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
希深爲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忻然延接既
去則嘆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
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
至兵部員外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云

出歸

田錄

曹瑋知人

出毗陵後集

天聖中曹瑋以郎鎮定州王醜爲三司副使醜決河
北囚徒至定州瑋謂醜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
吾昔爲秦州時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貿易於邊課
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
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
輕浮之物適足以驕墮吾民今又以此殺人茶綵日
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
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爲中國患其當
類十

七

君爲樞密使之時乎蓋自今學兵法講邊事醜雖受
教亦未必甚信也其後醜果與張觀陳執中同在樞
府元昊叛楊義上書論亡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
皆罷去醜之孫爲黃門胥具言之若曹瑋者可謂前
知矣

薛展狀元

薛展爲兒時有相者曰此兒必爲狀元及應進士舉
與侍郎李紆有隙常爲所抑後李知舉薛欲東歸相
者又曰君今歲爲狀元決矣由是乃止及策試排榜

乃翰林學士堦趙日華爲狀元朝列疑之諭李改去
李不覺遽寫薛展二字旣奏名方悟其夙怨翌日展
謝李曰天假吾手非子之才由是觀之則命已前定
雖讎敵之家亦不得而改也

出國史補遺

薛邕列曹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崔造爲兵部郎中與前進士
姜公輔三人同會有善相者張初雒至薛問張曰只
此座中有宰相否答曰崔姜二公宰相也且同時崔
反在姜之後已而姜爲京兆功曹俄爲翰林學士時

類十

主

朱泚帥涇原得軍民心姜上疏請爲之防疏入不報
及泚反德宗悔不納姜言於行在驟拜姜給事中平
章事崔更後半年累拜相與姜同時薛竟終於列曹
而已

出唐宋遺史

禹偁易名

孟蜀禮部侍郎范禹偁彭門人少不檢以飛走爲事
忽有一道士訪之曰子國家名器也何不讀書以取
祿位須是改易姓名必及第焉候至成年後歸本姓
善自保愛問其名曰我安法尚也旣出門失所在范

感其異因入丹景山讀書乃改姓張舊名鏐改禹偁
是時蜀無科場遂吏書入洛長興二年於考功盧華
下及第歸蜀授監察御史果於戊年復歸舊姓上蜀
丞相狀云昔遇至人令易本姓往年金榜誤題張祿
之名今日玉除元是范增之裔禹偁後終於翰林學
士見該聞錄

東之奇才

張東之任青城縣丞年六十二矣有善相者云後當
位極人臣眾莫之信後應制策被黜則天令於所黜

類十

三

人中更擇有司奏一人書寫不中程故黜之則天覽
畢以爲奇才召入問策中事時異之即改上第又爲
狄仁傑姚崇共薦駮拜鳳閣鸞臺平章事以誅二張
功封漢陽王見定命錄

胡旦制誥

胡狀元旦直館在京時五月一日召羅齊僧二人齋
時越州海慧大師仲休在座其老僧且偃胡問有何
藝傳曰薄會人倫胡曰某去知制誥遠近曰稍近然
不利草簪贊洗制恐有禍如何回避耶胡笑而侮之

曰妖人也食訖而去其冬入西掖凡三貶官皆是草
海轉贊善大夫制詞訖卽被攝去第三度貶時數日
前京師內外誼誼傳胡舍人獨有鞍馬之賜果自兵
部郎中知制誥貶安州司馬

錢希白亦標之爲草制
前定

盧相敗土

盧多遜之父億任秘書與李文公多來往一日多遜
同見李公因同坐盧面目塵埃垢汚顏色蒼黑李詰
之盧曰自少如此遠邇有兆山供養主來一龐眉老
僧云善袁許術見盧面色笑曰此敗土色及第則變

類十

西

而潤澤便歷華顯須是持心正平事主忠孝不如是
則敗土之色再來卻望應舉時不及也自是盧登上
第歷兩省以至叅大政入相其面色潤澤飢體明瑩
而盧之心乃大行憎愛所爲多不法太平興國八年
事敗南竄二十年清潤之色頓去敗土黑色宛然不
異舊時路人指而驚曰非盧相之面也李公憶老僧
之言嗟惋久之

出洞微志

若水見僧

鄧州觀察使太傅錢

若水

雍容文雅近世奇士堅乞

罷樞務遂拜集賢殿學士其日錢希白賀之留坐後

廳因云某之此命蓋亦前定夜來方思二十年前白
閣道者之言固不虛矣詢之乃曰某初應舉往華陰
謁陳搏先生蒙倒屣相接坐定數日某欲問而中輟
者數四賓主情未洽但啜茶而退臨別執手約後十
日相訪至期延入山齋地爐中先有一僧擁衲對座
良久僧熟視某而謂陳曰無此骨法但能得好官能
於急流中勇退耳陳又云此人在太白山累歲方一
到耳某欲再求一見終不可得人生萬事固知不可

類十

五

以力取矣

見洞微志此事與雜錄大同小異故兩存之

韓丕甚貴

諫議大夫韓公丕未應舉時嘗在洛京有紫閣院主
僧宗淵能知人見韓曰秀才甚貴且速達後樞密副
使錢若水亦見僧僧驚曰前見韓秀才訝其速達今
見錢秀才又速於韓當居其上及錢赴舉韓已知制
誥及錢登第爲同州推官入直史館韓公猶在制誥
之職無何韓遷翰林學士錢曰吾方直館而韓已在
翰林僧言妄矣不久錢知制誥而韓遷諫議大夫罷

職錢乃代焉真速而居其上也仕官遲速信有前定
彼躁進之士一或不調見他人居其上則鬱鬱亡聊
可謂不知命者矣

見秘閣閑談

宋齊丘早退

山不高而望林文不萬苦賦職士

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說然亞夫下獄
之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生齊丘
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保大末陳覺謀
干紀事乃餓死于青陽

見南唐近事

歐陽省元

類十

去

歐陽文忠公舉進士試尚書省爲第一人與刁學士
約飲於茶肆近座有數僧私語刁疑問之眾指一僧
能相適方竊議二君刁問文忠何如僧曰此省元也
刁曰作狀元耶曰不第二曰不第三曰不第四第五
耶曰不故事省試第一人御行不出第刁曰然則如
何曰當在第一甲但不高爾登科之後萬苦艱難十
年始改京官自此以後當富貴然有名無實刁勃然
曰無文章耶無德行耶曰非此之謂也有富貴之名
無富貴之實雖居大位不得享其樂語已罷去殊不

以爲然既而唱名果在第一甲之末爲西京留守推官三年召試文入高等故事改官供職而執政者不悅止除館閣校勘久之有後命三年改官尹師魯不喜數術聞而笑之曰六年後爲京官狂僧妄言矣未幾貶夷陵十年方爲太子中允自是繼歷清要遂參大政遭劾貶黜遷徙不常而內苦死喪疾病皆如僧言

出幕府燕閑錄

蘇軾

張堯封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見

類十

七

之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後堯封進士及第果終於幕職堯封乃溫成皇后父也后旣貴累贈堯封太師中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知官祿之前定也

歸田錄

子履不壽

西清詩話

嘉祐初王文公陸子履同在書林日者王生一日見兩公言介甫自此十五年出將入相顧子履曰陸學士無背仕宦齟齬多難且壽不滿六十官不至侍從後皆如其言子履死後家人悉夢云 帝命吾同宗

次道修官制凡吾平生所著職官書可盡焚之未幾
朝廷果修官制焉文公在金陵追傷子履詩云主張
壽祿無三甲收拾文章有六丁用管輅吾背無三甲
腹無三壬及韓退之仙官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此雖
故事而三甲六丁儼若天成至如日者之言與官制
之修後皆符驗以此知天下事無一而非前定也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

類十

末

...

...

...

...

...

...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一

莫之卜兆門上特之必出周史齊凡國長其刺對

畢萬筮仕 姜氏世其昌並于五德八世

閔公元年晉滅霍滅魏賜畢萬以魏卜偃曰畢萬之

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初

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

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上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

母覆之眾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

之卦也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後萬之孫魏犇為晉卿

類十一

一

武子是也自犇至斯遂三分晉室周威烈王二十三

年遂命為諸侯後之議者謂三晉列於諸侯乃天子

之命而不知其兆始於畢萬乃天命也命既前定雖

欲不許可乎 出左氏

大懿氏卜妻 大晉出以是故贊天啓之矣

初懿氏卜妻陳敬仲曰吉是為鳳凰于飛和鳴鏘鏘

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

莫之與京初敬仲之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

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

其在異國非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陳衰此其昌乎及昭公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自敬仲至桓子正五世矣又至哀公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乃敬仲八世孫也懿氏之卜周史之筮蓋已先定二百年之前矣豈偶然哉

出左氏

季友爲輔

魯季友莊公母弟也將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

類十一

二

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嗟夫季友之生爲魯國輔佐固係於天命而友之名先見於楚丘之卜與季友之手自然成文名亦由天定耶

見左氏

晉侯食新

魯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壞寢門而入及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及新矣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欲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子柳子謂巫新麥以爲讖果不得

其所餐信乎一飲一啄皆有前定也

出左氏

管輅占驗

魏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廣平劉奉林妻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矣輅占之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時謂不然而婦乃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見輅曰近有一怪欲煩作一卦卦成曰爻吉不爲怪遷官之證其應行至頃之遷江夏太守常至郭思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人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

類十一

三

明日果有客如所占偶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典農王洪直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上直大不安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果遷渤海太守後吏部尙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謂輅曰君爲作一卦知位當三公否又問夢青蠅集鼻何也輅曰君侯位重山岳而懷德者少夫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虛盈之數輅還爲其舅言之舅責其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畏十餘日晏颺皆誅其舅乃服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甚

厚當富貴乎輅歎曰吾自知有分耳天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不見汝嫁女兒也吾命本在寅加月蝕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後明年二月卒年果四十八云

出三國志

郭璞占驗

見晉史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妙於陰陽算曆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剪爲龍荒乎遂避地東南有鼯鼠出延陵占之曰此郡東南有妖人作逆者後當更有妖樹生若

類十一

四

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妖人期明年矣已而無錫縣歟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其年果盜殺吳興太守袁琇璞常自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有姓崇者讒璞於王敦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又問璞曰吾壽幾何答曰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涯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敦怒收璞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曰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柏下旣而果然初璞經越城問遇一人呼問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璞曰但取後自當知至是果此

人行刑嗟夫郭璞之術爲人厭勝無不奇中自知當死而卒不免南崗之誅豈非生死前定非厭勝可免哉

戴洋卜數

戴洋字國流吳興人妙解占候卜數人問洋曰或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否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祀以明年七月晦日亡司馬颺坐吏免官洋曰卿雖免更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山太守

類十一

五

振武將軍颺賣宅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爲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其它占驗甚多具見本傳不可悉錄今止取周顧之死司馬之遷者以見一死一生一官一職一行一止莫不先有定數人力區區皆無益也使奔競躁進者觀此而稍安義命不亦善乎

見晉史

卜珞知死

卜珞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珞曰然吾大厄在四

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玘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玘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兩京矣瑯琊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玘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玘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玘謂使者曰非

類十一

六

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琰答曰并州乃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琰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授琰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爲琨所敗琰卒先奔爲其元帥所殺

出晉史

麻襦天馬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石季龍時在魏市中乞丐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

天馬趙興太守送詣季龍與其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季龍乃遣驛馬送還本縣旣出城請步云我當有過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儁殺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卽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爲天馬之應云

見晉史

嵩貞算壽

漢安定嵩貞善算術成帝時人常自算其壽七十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脯時死書其屋壁記之後

類十一

七

乃二十四日脯時死其妻曰見算時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別有二日今果差一日死有餘恨矣其後三國時有趙元達者亦精於算術閒居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妻數見其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之意乃更算云向者謬耳尙未也後如期死嗟夫人之生死不離定數何二子之妙一至於是耶

見西京雜記及三國志

江謐基卜

江謐字令和仕宋爲鎮北長史武帝卽位不預顧命

甚怨望帝知之除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奕棊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上乃奏謚罪賜死果以金罌盛藥鳩之非偶然也

出南史

尹思月占

尹思晉人也正月十五夜坐室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視之曰今年當大水月中有人被篋帶劔思出自視之曰今年將有兵亂月中人乃帶甲仗矛耳後果如其言異哉

出葛稚川神仙傳

文育得銀

類十一

八

周文育字景德仕梁爲開府儀同三司微時常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又謂曰君須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文育後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遂勝之果得銀二千兩遂南還武帝喜以麾下配之屢立功封壽昌縣公如卜者之言云

見南史

淳風推象

太宗得秘讖言唐中弱有文武代王太宗密召李淳風訪之淳風曰臣推立象已定矣其人見生在宮中

從今不滿四十年當有天下而夷唐之子孫且盡太宗曰我求疑似者殺之何如溈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王者不死柱及無辜且更四十年而老老則慈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爲讎更生少壯多殺而逞則唐之子孫無遺種矣帝遂止其後武氏之禍果四十年操殺生柄刼制天下誅大臣宗室遂據神器而有之然卒復唐室者蓋天命已定不可改也溈風之言史臣稱其有益於時與迂泥矜神詭亂幻怪者異矣

舊傳及感定錄

類十一

滿師九宮

出兩京記

九

西京太平坊法壽寺有滿師善九宮大理卿王璿常問之師云公某月當改官似是中書門下常近玉階者璿自謂黃門侍郎未可得若給事則已過矣常疑之後乃改爲金吾將軍果侍玉階之前非前定而何

處謙星算

不論跡直苦疑之氣輔更出少批

扶風馬處謙鬻筮自給有士人謁筮謂曰我有祕法能從我學乎乃隨往至陶仙觀受星算之訣因戒之曰子有官祿至五十三歲幸勿道我行止於王侯之

門馬得訣甚驗趙巨明入蜀因隨至成都王先主常
命杜光庭問享壽幾何對曰王受元陽之氣四斤八
兩果七十二而薨四斤八兩卽七十二兩也馬官至
中郎果五十二而卒云

出瑣言

桑道茂善太乙遁甲術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
有厄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使可容萬乘帝城之人
莫知其故朱泚之亂賴以濟道茂常賣一縑見李晟
再拜曰公將來貴盛無比我今命在公手能見赦否

類十一

十

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書具姓名署其左曰
爲賊脅迫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曰第言准狀
赦之晟勉從又以縑易晟衫請題衿膺曰它日爲信
再拜去後果爲朱泚所污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
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乃爲奏原其死道茂居有
二柏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乃以鐵埋其下曰
後有發而死者至太和中温造居之發鐵而造死李
朋爲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冢息位宰相次亦
大鎮子孫百世朋果卒後其子石相文宗福厯五鎮

諸孫皆通顯焉

出劇談閒話錄

竇庭芝貨死

意而無出劉探其死蓋南省注

竇庭芝與卜者胡蘆先生相善一日謂庭芝曰君有大禍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救教庭芝物色求得李鄴侯泌傾家結之未幾朱泚亂庭芝陷賊事平德宗命誅之泌以前事上聞特貸其死德宗云黃中君蓋指朕謂卿爲鬼谷子何也

出劇談

頤素及第

見青瑣

都官員外郎謝頤素常言旣過南省就殿試訖獨詣

類十一

十一

相國寺艾評事卜肆求筮命艾布卦言曰君必及第謝密告曰昨日殿試賦只作七韻忘作第八韻必不得也艾曰據卦足下年命俱合及第餘不知其他後果於蔡齊狀元下及第竟不知何以得之豈非命乎

李憲改名

見青瑣

呂防常應舉京師與市易劉神善相遇甚善同上之市飲呂曰某今歲如何劉曰且飲奉爲言之久而曰將來春榜只有呂憲而無呂防君其改之蓋南省未試之前也呂遂改名憲果於李迪狀元下及第

張李異占

太宗時太史令李淳風與張文同坐有暴風自南至李云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有樂者乃令騎馳往觀之遇葬者有鼓吹焉二人異占而皆應亦技之精者歟

見國史補遺

趙明奇中

崔造初左遷洪州時州帥曹王將辟爲倅有術士趙明者言事多奇中崔問之曰曹王奏某爲副果得之否對曰但得虔州刺史今月某日勅到必先甲而後

類十一

三

賀又問曰我後作宰相否曰後四年必登庸及期果勅到授虔州刺史是日崔私忌果先甲後賀又謂崔曰到虔州須先驚恐既而到虔州崔舅源休爲朱泚僞署宰相崔甚憂見次堂帖召之時崔故人竇參作宰相授崔兵部郎中未幾遷給事中同平章事計其日恰四年矣劉孝標辨命論云命體同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而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其崔造之謂歟

出唐

王蒙占色

王蒙與趙憬布衣之舊趙旣入相蒙以縣令謁之將擢爲御史時德宗方親任憬所言多從蒙自喜謂繡衣之拜可坐以埃也一日詣慈恩寺見僧占色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之數日趙公乘間奏御史府闕官因薦二人其一蒙也旣出裴延齡問曰相公奏何事公不對延齡罵云看此人奏請得行否旣見問上憬向論請何事上以語裴裴曰此人不可憬所薦必其私也他日上問憬卿何以知此二人憬曰與臣故且親上無言他日見延齡上謂曰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却歸故社而趙公薨後數年邊帥奏蒙爲從事得假御史焉以趙憬之力而蒙猶不得官信乎僧之言知其前定不虛也

出翰苑名談

惟象要訣

歙州三靈山人程惟象少逢異人授要訣言人貴賤壽夭無差御史馬遵應舉時問之惟象言二十四當成名不出十年當知南方大邑仍損前妻再娶徵姓貴族皆無豪髮不應後爲御史責宣城再見惟象曰

不久復職今定四十七已而果復京東漕數月之間
卒年四十七云呂景初自御史出通判江甯以父諱
乞換惟象曰已別有命果移行州張方平問一丁酉
人命惟象曰天寶星行初度不當作內臣壽止五十
四已而果然乃嵇平也其外應驗尤多故杜待制杞
曾詩云有驗如有神此亦可以見人生無一而前
定者

出澠水燕談

章盧同兆

術士李生傳管輅軌革法卦影頗有驗丞相章公常

類十一

十四

問之卦影如水邊一月中有十口未幾除湖州又盧
龍圖秉亦使占卦影同前之象未幾亦除知渭州事
雖不同而其影皆符合

出澠水燕談

老人飛著

出紀異

明皇將平內難之前遲疑未決一日於春明門外見
一白衣烏帽老人賣卜上請占之俄有著一筮突然
飛出挺於空中老人笑曰大吉此卦只宜卜取天下
餘悉凶然利在三日之內上乃與劉幽求鍾紹京等
入平內難安北軍捕逆黨誅韋后尊睿宗爲君上使

人訪前老人莫知其處遂於所見地立廟號阿父神
上親制碑詞及書以表其異焉夫蒼龜之靈于人何
也曰蒼龜不與于人聖人用之所以兼人物之智耳
卿士從庶民從兼人之智也龜從筮從兼物之智也
明皇既謀于幽求等而又卜於老人其亦兼人物之
智歟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一

類十一

五

晉書

明皇初將于幽求筮而又卜於老人其亦兼人之智也
卿士從庶民從兼人之智也龜從筮從兼物之智也
明皇既謀于幽求等而又卜於老人其亦兼人物之
智歟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二

卜兆門下

隗炤責龔

見晉史

隗炤汝陰人善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後當大荒雖窮慎莫賣宅却後五年有詔使姓龔來頓此亭其人負吾金以此版責之炤亡其家大困不敢賣宅期日果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齎版責金使者惘然曰賢夫何善妻曰善易而未嘗卜使者取著筮之歎曰妙哉隗生乃告炤妻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

類十二

必暫窮故藏金以待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蠶覆以銅盤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還掘之皆如其卜噫炤之前知固妙矣而龔之筮不亦妙乎

僧泓戒說

浮屠僧泓者黃州人與張欽之善欽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位當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漸愈後果至三品常謂燕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隅它日又見

說責曰宅氣索然云何其視之東北隅有三坎驚曰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後說子果皆污賊死斥

云見唐史

李德裕分司東都召僧問休咎僧結壇作佛事觀之曰當還公問其事僧云公生平當食千羊今來未盡五百所以當還公驚歎曰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于北都夢行晉山上舉目皆羊有牧者曰此相公生平所食吾食常記此夢無有知者師言驗矣

類十二

二

後旬日振武節度使遣書于公餉四百羊公遽召僧告之僧曰公不還矣果貶崖州竟沒荒裔見宣室志

杜棕救禍

李生者杜棕門下術士也棕任西川節度使時馬植

罷黔南赴闕道出成都李見之謂棕曰受公恩久思

有以效荅今得之矣黔南馬中丞非常人也且公將

有大禍非馬中丞不得救宜厚遇而結之棕驚信其

言植將發棕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爲植於闕下買

宅所用之費無闕焉植至闕但知感棕而不知其旨

尋除光祿報至蜀悰謂李生曰貴人敗闕也作光祿
勳而已生曰姑待之俄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
鹽鐵使悰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悰
懿安子壻也忽六日內榜子索檢責宰臣元載故事
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辯博能回上
意事遂寢悰乃安其事與實廷芝桑道茂差類故備
錄之以見禍福前定惟深於數者得而知也

出蜀者
舊傳

杜愆飛雉宜徵東井之千里正宮戰漢景其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

類十二

三

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
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宮姓家索其
雄雉籠盛置東簷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
雌雉飛來與交旣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除
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
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
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
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
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

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
尙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見晉史

崔圓大貴

見獨異志

崔圓微時欲舉進士於魏縣見李含章云君合武舉
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開元二十三年應將帥舉
又於河南充鄉貢進士其日於福唐觀試遇勅下便
於試場中召拜執戟參謀河西軍事後官果不停不
踰二十年拜中書令趙國公又圓常作司勳員外初
釋服往見會昌寺克慎師師笑云人皆自臺入省公

類十二

四

乃自省入臺從此常合在槍槊中後當大貴無何爲
刑部員外兼侍御史充劔南節度後入劔門每行常
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勳業崔入蜀常自說其如此

穆生官氣

出洞微志

穆應之者後唐內園使延輝姪也天成三年赴舉京
師時趙鳳知舉甚嚴峻應之頗憂懼乃於宋巡官卜
卦卦成宋曰先輩今春未有喜座中一僧見之有不
允之色乃謂穆於寺塔前說話曰宋巡官甚不工貧
道喜袁許術見秀才面上官氣已動卽三五日成就

驟承帝王非次之恩穆曰何由得此僧曰君豈自由宿生之分如此穆殊不信後一日應之因省見延輝與內園吏微服入園中潛遊會帝乘小駟與五七官出長春殿倉卒潛竹林邊帝召見穆之稱臣延輝之姪應舉已試闈入內苑願歸首領帝急召延輝問曰此卿之姪耶奏曰是帝欣然曰卿乃有骨肉赴舉大是美事立命武德使孟漢瓊宣名往中書與一好官授河中府永樂主簿翌日詣寺求前僧皆曰無之乃於東室見古畫梵僧皂衣面貌皆昨日所見也授官之日去卜之日才五日僧云宿生之分豈不信哉

類十二

五

章翁異駢

蜀孟氏朝有章翁瞽者也妙於易筮時方詔下有進士文谷田涪謝彥秀等訪之章消息既久謂谷曰得非求名乎曰然翁曰使子藝出古人之上其如命何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謂彥秀曰櫃實有寶牢守扃鑰子欲得之非五年不可謂涪曰良金在冶卽當成器然用而必傾慎之可也涪果是年及第負文學性剛介不畏強禦自犀浦簿改授龍游令排斥權貴屢遭

傾覆後但縱酒狂吟免禍而已常有詩云閑行閑坐
復閑吟一片澄然太古心拾得好詩清似玉練來虛
府靜如琴已將蛇足師陳軫懶把蠅頭愛華歆必也
長磨到如此退身何更羨雲岑文谷字太虛聲迹甚
著入場屋中眾謂俯拾及榜出不利上書訟主文許
以來年狀元谷憤然致書謝曰輕則輕矣何須更掛
於平衡醜則醜焉不必重窺於定鑑遂不復應舉謝
彥秀果五年方成名悉如童生之言妙哉

見該聞錄

孝先共占

類十二

六

費孝先字景韶善卦影歌常一日蜀州張秀才者使
占卦拈得寅時又有一人亦姓張曰某在家亦定得
寅時來乃共占之得鼎卦歌曰躬謙身長福有路不
尋常雙五當言道將雞作鳳凰蜀張曰此某本意躬
謙身長福某姓張也有路不尋常必得道也某爲家
計不興去年爲思安鎮鳳凰山計長老傳一陰醬法
某遂合得萬餘斤未敢賣先問卦雙五是十當言是
計字鳳凰者鳳凰山將雞乃醬字也餘一張亦曰此
事亦應某娶常氏爲妻二十餘年無子夫妻焚香至

誠拈得寅時止以某欲取猶子爲兒妻欲取常家外甥爲兒故看卦決之今歌云躬謙身長福是張家猶子也猶子小名曰計郎有路不尋常是不要常家人也雙五當言亦計字也將難作鳳凰乃是求子爲嗣也其妙如此

見蜀異志

蘇協貴子

僞蜀有道士開卜肆言人生平休咎皆如目覩廣政中進士蘇協杜希言同往訪之道士謂蘇曰秀才明年必成名蘇未之信道士曰成固定矣兼生貴子時

類十二

七

蘇夫人方孕稍信之又謂杜曰秀才成何太晚耶杜不樂愠而退明年蘇及第杜果無成蘇過杏園讌生一子卽易簡也杜稍信道士之言再謁之問名第雖晚成未審祿始何年秩終何地道士曰秀才勉哉必成大名然其事稍異君成名之日在蘇君長子之座下杜曰欲辭得乎道士曰從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其年蘇授彭州參軍累任外官其子易簡果以狀元及第端拱三年由翰林學士知貢舉杜始得成都解南官奏名御前登第授常州軍事推官竟不祿如道士

之言嗚呼人之稟賦信有定數古人謂宰衡之與皂隸貴賤殊也容彭之與殤子壽夭異也猗頓之與黔婁貧富別也陽文之與敦洽妍醜間也咸得之自然不假於才智以此而觀蘇杜之事安得不謂之前定

耶 見耆舊傳

蘇軾大董祐賦題

去曰咸平元年將赴舉頗怯於公戰常歇馬

進士董祐之咸平元年將赴舉頗怯於公戰常歇馬於信陵君廟下忽遇秣陵進士許驥自南來亦將求薦於府叙話久之許曰適於一院見一翁云開祿命

類十二

八

書甚靈蓋往謁之二子同詣各說其生之年甲翁曰據命二君未見食祿之期許戲之曰今年狀元誰也翁曰此却知之遂於祿命簿後揭出一頁上畫一人極肥大被金紫下注曰咸平元年狀元三十董許莫能辨又問曰府試題可知乎曰豈惟府試雖省試監試皆可見又於簿後揭一頁上畫赫日一輪此省試賦題也又一頁亦畫日一輪曰國子監賦題也二子莫測已而收其簿入於院後莫窮其跡後府試寫爲日賦監試迎長日賦省試仰之如日賦狀元乃孫僅

最豐博年果三十其年二子果不利於春官此可以
見科舉題目且皆前定況得失乎

出錢希白小說

王佖遇僧

進士王佖李昭一江儼三人同詣二相公廟欲作筮
於張眼見不在乃於門側見一老僧坐戶限上手執
鐵磬謂佖曰秀才非卜今春事乎貧道布卦得否乃
同坐西廡僧乃探懷中卜錢壘爲一浮圖命佖手觸
之錢散於地僧曰卦成風地觀之山火賁乃合掌斷
曰東行無門西去華山道塞畏難遊子爲患佖曰易

類十二

九

中無此僧曰焦貢易林中詞也此卦吉當成然安於
瀘屯於解江李二人曰我何如僧曰不必布卦面可
盡見須得王及第李次之江又次之李則一幕蓋天
江則一邑掃地言訖趨殿後不出三子入之絕無人
詢其間者曰適見三秀才自言語不見有僧三子甚
駭其年王果登科除瀘州推官考滿改解州推官卒
所謂屯於解也李昭一端拱二年登科卒於永興軍
節度判官此一幕蓋天也江濱化三年登科新津主
簿李順之亂踐其邑乃潛竄而卒此一邑掃地也非

前定有素彼僧烏得知之 出名賢小說

利用極貴

致政少師趙公平叔嘗話海州推官王務本頃在筠州依祀郡守一日聞有術者頗精郡守乃召賓寮呼術者令遍示座客何如座中有一班行爲巡檢術者云巡檢極貴眾官皆不及坐客皆哂之郡守因問王秀才何時登第術者顧而言曰須是巡檢入兩府方成名座間無不哈笑而罷後王累舉不第忽聞巡檢者以和虜功爲閤門使王頗思前事又十餘歲巡檢

類十二

十

者拜樞密使王生殿試下遂往謁樞密因語當日術者之言翌日因對面陳其事於上前乃召試殿庭特賜第一甲及第巡檢者乃侍中曹利用也 幕府燕開錄

王生聽聲

術士王生金陵人警而善聽聲時丁相謂先罷參知政事知金陵忽一日車從出自南門王於稠人中潛聽其馬蹄聲大言於眾中參政月中必召大拜也月餘果急詔歸觀再拜中書踰年

眞宗晏駕丁充山陵使時王生來京師丁聞其來甚

喜召宿書院厚待之俟曉入朝俾聽馬蹄聲退語諸
子曰相公福壽堅固但蹄響有西行之兆諸子責之
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說耶王不對後有朝
僚問之曰蹄雖西去而無同聲丁果罷相分司西京
繼有南崖之命夫古之術士以形聲二相言人之吉
凶固有之矣蓋人之形色由衷而出形聲自外而彰
參之可驗惟馬蹄之響外物爾非自我而形也不知
王生之術以何而得致其妙之如是哉

出該聞集

文泰言命

類十二

十一

司天春官正丁文泰彭門人精陶隱居三命言災福
多驗李虞部改景祐二年赴南省試訪詢之丁曰子
之命金水正在高強金水必主文學然凡五星雖得
位以時占之則有順有伏有逆子之命水在日前伏
但有聲無實若順則有科名也改問逆又何如曰雖
在官分得力而多患難又謂改曰子雖無科名而官
至五品壽僅百年改後南省試天得一以清賦破題
云冲者道之用也氣者一之本焉一既生於無體清
亦出於先天是年過省至御前試後切聞復考官將

改家狀與彼親之家狀互黏於卷子上

其年未有彌封之制

親尋及第一命授職官卒改今員郎致仕爵上護軍年已耄期矣丁生之言何神驗如是

出該聞錄

積善得狐

成都楊世者善卜嘗告王積善曰某日君得一野狐初以爲妄也至期有村民挈一布囊而至曰偶得一狐故以奉獻嗟乎楊世之卜以數而知之一狐之微不可妄得况富貴功名哉

見蜀耆舊傳

崔張不協

類十二

三

張曉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進士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曉自恃才名籍甚人皆目爲將來狀元崔生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曉但目崔曰將來萬全及第曉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君拜相當此時過堂旣而曉以憂懣不終場昭緯是年首冠曉以詩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望壁辭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君取狀頭張怒拂衣而去因之不協後七年崔

自內廷大拜張後於裴贄下及第果於崔下過堂夫
才之不可恃也久矣曠雖有才其如命何

蜀異志

垂應紫堂

王垂裕玉局化道士深於紫堂王文康初作小官垂
裕見之曰後若干年當奉使入川又若干日當知成
都皆如其言其徒李垂應王嘉言皆傳其術趙清獻
扑嘗曰僕知江原縣日垂應嘗言某年當入蜀後果
授梓州路轉運至梓州得垂應書言非久移成都已
而果然僕官滿垂應送至新都彌牟鎮曰後六年再

類十一

三

來此攀迎台旆彌牟距漢州二十里垂應不肯前曰
漢守聶寺丞欲召某而其人天獄星動故不敢見未
幾聶果以公事下獄僕後六年知成都先是僕以言
事謫虔州一日遞中得垂應書云是行也乃必來成
都之兆宜切自愛其精如此王嘉言者字仲謨其師
垂裕常曰歿垂應衰則汝通矣近年垂應多病而嘉
言之驗果日盛一日去年言侯溥生日後三十日有
小遷改如期遷職官今年言段運判通甫春季內有
喜信入夏乃見果立夏前一日得報自提倉改運判

後九日拜命又先告人曰王史館寅年必出中書今年春未又告人曰王相且出矣聞者莫不非笑之既而果然夫推步卜筮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人非特本之於天亦由於數觀嘉言之通必埃垂應之衰而後驗不謂之數可乎

見成都廣記

曹谷命書

曹谷善星曆衍數談事如神爲王欽若作命書云七十年中一一加弄珠灘上事堪誇碧油幢下聞啼鳥千日招還上漢槎欽若果七十二歲建節知襄州正

類十二

十四

得千日召還又云周匝將臨壬戌歲定鼎門前春色異一千日上少三鑲再入和羹宜盡瘁後欽若判西京七百日再政府卒乃壬戌歲也又云臨去尙猶聞禁漏異姓嘉名在史書欽若死之夕漏將盡無子女婿張懷玉主後事冀公出入將相富貴壽考宜有定數至於漏刻不差則谷之術信妙矣

中和布筭

太宗皇帝嘗游後苑登一小亭制度極湫隘顧謂近侍此處尤爽塏而土木卑陋如此遽命毀去將重新

之於梁間得數板記乃建隆初太祖所造上頗悔之
新亭之意遂寢一日司天監邢中和奏事得對上因
以板記年月日謂中和曰卿試算斯人今如何中和
播笏布策畢奏曰斯人已亡矣上曰何也曰數已盡
矣上曰非人而物如何中和曰凡萬物異類皆不能
逃五行成敗之數雖物亦當廢矣初帝以此爲懷及
得中和之奏乃釋然徐謂中和曰此苑中一亭子其
年月乃所建之時也中和曰凡臺榭樓閣屋木數盡
則廢矣上曰卿之言斯人已亡何也對曰五行本爲

類十二

五

仁仁主壽臣以其壽而言之太宗甚嘉之賜與頗厚

見幕府燕閒錄

從周詩卜

何龍圖中立初西川郭從周精於卜筮乃以縑素求
之從周詩以贈之云三字從來月正圓一塵從此出
秦關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臥不還公後八月
十五日改知制誥以言邊事出知秦州移之杭乃捐
館何郭君卜筮之明若此抑亦以前定而知之也惜
乎知秦慶而不入兩府自公始云

出翰苑名談

趙公寄詩

治平中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之舍一日語李曰爲我白趙公促治行裝當入覲且參大政趙異之令李與俱來張固辭曰與趙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未幾果膺召命參政柄及出鎮青社時熙寧五年張遺書云當來相見公喜曰張山人且來矣久之無耗至秋再詔成都方悟曰山人言來乃吾當往乎遂寄詩有不同參政同時入謂呂餘慶也也學尙書兩度來張詠也到日先生應

類十二

去

笑我白頭猶自走塵埃之句嗟夫凡人一行一止猶有前定況公之出將入相爲時重輕豈偶然哉澗水燕談

李生三韓

進士李生者久未第訪日者訊命日者曰君遇三韓卽發祿李乃徧謁貴人韓姓者冀蒙推挽至元豐初朝廷遣使高麗乃李故人召與同往至其國考圖籍乃古三韓之地使還賜出身日者之言如符契之合此可以見發祿之有地也出澗水燕談

鄭滂朝官

滂常自言爲大理司直常歎淹滯有僧寶銳知人休咎因問之乃曰司直朝官終得但中間合爲數政使府官耳旣而果歷河陽浙西淮南累至檢校郎中方除此部員外郎亦如銳師之說銳師說事雖不皆中然此極驗者以陰陽前定之事耳

出翰苑名談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二

類十二

十七

漢書卷一百一十二



參其赫鍾香以劉劉直直之事日

類此精員代類衣賦鐘神之靈旋補精獲掘不卷取

以官耳覆而果恐臣劉浙西所直羅空劍射指中衣

詩因國之氏曰臣直博官孫科日中間合爲數政使

尚常自言歎大野臣直常漢前部言劉寶銳知人休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三

識兆門上

龍尾取號

魯元公五年晉侯假道于虞以伐虢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諛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奔奔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在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策鶉火中必是也冬十月丙子朔晉果滅虢虢公奔京師如諛識之詞云

出左傳

類十三

阿童渡江

羊祜欲伐孫皓嘗謂必藉上流之勢又吳有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時王濬爲司農祜知其才可任濬又小字阿童遂加龍驤將軍監益州諸軍後十三年大舉伐吳皓濬發蜀兵不血刃攻无堅城遂降皓果符阿童之謡豈非功名之際素有定數往往兆見於諛識乎

出晉史

陳氏九六

陳武帝末年都市用錢每百皆除九謂之九伯已而有侯景之難至後主末年每百復除六謂之六伯已而有楊廣之難識者乃知九者陽九六者百六蓋天爲之識非人事也

出南史

僧辯童謡

梁末童謡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及僧辯滅羣臣以謡言奏曰僧辯本乘巴馬以繫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乃武帝興起之兆也推此而言則謡識之兆蓋出於天命非人爲

類十三

二

信矣

出南史

隋帝折字

隋煬帝嘗會飲宮中爲折字令取左右離合之意謂杏娘曰我取杏字爲十八日時宮婢羅羅侍立杏娘取羅字爲四維帝又謂蕭妃曰爾能折朕字乎蕭妃乃應聲曰能但移左畫居右邊豈非淵字耶後驗之乃唐公之諱也

出南部煙花記

潘石同歸

潘岳字安仁初爲琅琊內史時孫秀爲小史給岳岳

惡其狡黠數撻辱之秀常恡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
中書令岳於南省內謂曰猶憶疇昔周旋否答曰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石崇字季倫有
妓曰綠珠善吹笛秀使人求之崇盡出其婢妾數十
人示之曰任所擇使者曰受命止索綠珠不識孰是
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
知今願加三思崇不許秀遂誣岳及崇謀奉齊王爲
亂誅之岳之將詣市初不知與崇俱收及至而崇已
先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亦復爾耶岳曰可
謂白首同所歸蓋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岳谷詩
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焉

見晉史

隋蜀不祥

僞蜀少主季年遊豫無度時徐貴妃姊妹皆有文辭
善應制各賦詩留題丈人觀及晨登上清宮遣內人
悉衣羽服黃羅裙帔畫雲鶴金逍遙冠前後妓從動
簫韶奏甘州曲蓋王少主意在秦庭也登山將半少
主甚悅命止樂自製詞云畫羅衫子畫羅裙能結束
稱譽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流落

在風塵明年魏王繼岌平蜀少主入洛後內人果半
落民間昔隋煬帝幸江都宮女多不得從泣留帝願
擇將征遼帝意不同乃題詩賜宮妓曰我夢江南好
征遼亦偶然但存花貌在相別只今年帝果不還夫
七情未見蘊之在心曰志志有所之然後發乎言故
詩之作悉精神主之有開必先禍福隱顯誠不誣矣
二主荒淫昏亂爲日久矣不祥之句豈偶然哉該聞錄

公遠歸蜀

明皇學隱形於羅公遠不盡其術帝怒殺之後有使

類十三

四

者自蜀來言道逢公遠歸蜀曰帝加我以丹頸之戮
豈能害我哉因以蜀當歸爲獻蓋幸蜀之讖也其事
與一行同故兩存之出詹玠遺史

明皇制曲

唐天寶中樂章皆以邊地州郡爲名若涼州甘州伊
州之類其曲遍繁聲又名入破後祿山之亂其地皆
西蕃所破人謂之曲讖又帝以乙酉生而喜鬪雞兆
亂之象也人謂之雞讖出東城父老傳

適之鼎鬪

李適之與李林甫同相明皇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卽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採之可以富國上未知之耳適之性疏信其言它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鑿故不敢聞帝以林甫愛己而薄適之不親遂罷相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下來先未罷前數日厨中數鼎躍出相擊足耳俱折適之大駭未幾貶宣州旬月卒鼎者宰相之任鼎鬪而折其足耳乃適之林甫爭權之兆適之

類十三

五

雖死於貶計林甫必不免後林甫晨起書囊見一大鼠躍出變爲蒼狗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以物擊之應手而斃此亦非吉兆也踰月而林甫卒噫禍福素定則吉凶先兆林甫雖號姦雄亦烏得免歟

出明皇雜錄

望德塔動

令狐澄大中遺事

唐建望德寺兩塔相對高十三層一日忽震動開闔如欲傾倒者數四其年果有祿山之變乃其應也

王衍移厯

僞蜀後主王衍以唐道龔宅建上清宮於老君尊像

殿中列唐朝十八帝貞乃備法駕謁之識者以其拜唐乃歸命之兆也先是司天監胡秀林進歷移閏在丙戌年正月有隱者亦進歷用宣明法閏乙酉年十二月彼此紛訴仍於界上取唐國歷日近臣曰宜用唐國閏月也遂改用閏十二月街衢賣歷日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乃滅胡秀林本唐司天少監仕蜀別造永昌正象歷推步之驗天下一人其移閏之事固有深意非常人可輕知也

蜀主禁銅

類十三

六

蜀主末年禁銅不計道佛尊像動用家事係銅者並仰納官碎之鑄錢豐實藏庫猶患不足詔云如有庫家質銅並仰限日送納官中百姓納照子者卽還本主空匣若是腰帶卽還本主空鞋居民忽聞禁銅民有典銅者並題云召主收贖由是競於庫家贖之但云官中將去贖不得也是年蜀平蜀與贖同者乃其識也

見成都廣記

知俊揚骨

竹貓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之中非竹不食

巨如野狸其肉肥美土民重之每發地取之甚難岐
梁睚眦之年秦隴崑谷間此物爭出投城隍及所在
民家或穿墉壞城或自門闕而入秦民之口腹飫焉
忽有童謠曰貓貓引墨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
揚骨蜀江頭智者不能識之庚午歲劉知俊拔梁入
秦家于天水自天水流入蜀居數年間蜀人又謠曰
黑牛無繫絆拽繩一時斷僞蜀先主聞之懼曰黑牛
者劉之小字拽繩者吾子孫之名也蓋王氏子孫以
宗承字爲名於是害劉知俊以厭之明年歲在戊寅
先主病合眼則見知俊在前蜀人懼之遂粉劉之骨
揚入於蜀江識者方知貓者劉也黑牛劉之小字戊
寅揚骨於蜀江之應也

出益部耆舊傳

廣政破木

蜀廣政中成都人李明父因破木中有紫文隸書太
平兩字蜀主以爲吉祥識者乃云不應此時須待破
了方見太平耳果自聖朝弔伐後一方泰然又改太
平興國之識也

出成都集記

興聖駱駝

蜀城舊有興聖觀廢爲軍營庭宇堙毀已數十年軍中生子者奕世環甲矣殊不知此爲觀基甲申歲僞蜀少主生日僚佐將率俸金設齋忽下令以營齋之費敬修興聖觀庀徒歲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觀成丹雘未終興聖太子統師入蜀蜀地無駱駝人不識之將亡之前王公大人及近貴權幸入宮省者競執駱駝杖以爲得禮自是內外効之其杖長三尺許屈一頭傳以樺皮識者以爲不祥明年北軍至駱駝塞劍棧而來乃其應也

出成都集記

類十三

八

蜀城滿城誦詩

太祖皇帝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悉必皆知之有間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問者曰但聞成都滿城人皆誦朱長山苦熱詩云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來也由是有弔伐之意一日夢異僧號須菩提曰已令田小哥進玉抱肚用贖兩川人性命然此子分不合得官乞以錢與之其後果有田小哥者以玉抱肚進狀上驗夢中之語果不血刃而蜀平又以其言不合得官乃召田小哥厚賞

遺之由是而觀一官不可妄得必分定而後可也

後主古詩

江南李後主常一日幸後湖開宴賞荷花忽作古詩云
蓼稍蘸水火不滅水鳥驚魚銀梭投滿目荷花千
萬頃紅碧相雜敷清流孫武已斬吳宮女瑠璃池上
佳人頭當時識者咸謂吳宮中而有佳人頭非吉兆
也是年王師弔伐城將破或夢卯角女子行空中以
巨篋篋物散落如豆著地皆人頭問其故曰此當死
于難者最後一人冠服墜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徐

類十三

九

錯已死圍城中當圍城時作長短句云櫻桃落盡春
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瓊金箔惆
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悽迷章未就
而城破及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
自聊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
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飢貪懽獨自莫憑欄
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
人間含思悽惋殆不勝情又嘗乘醉大書諸牖曰萬
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醒而見之大悔未

幾果下世又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又
鬢從近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又江南江北舊
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皆意氣不滿非久享富貴者
其兆先識於言辭云云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斯之謂
歟

出翰苑名談并詩話

晉公平蔡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命詔
鄰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數年不剋十三年詔丞相
晉國公裴度將而擊焉度既至命封人深城壕方發

類十三

十

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爲銘封人得之以
獻其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雞未肥酒未熟
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令辯其義咸不
能究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
天子命縱兵爲反謀賴天子威聖與丞相令德不久
逆豎成擒矣敢賀度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乃其兆
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喻吳少誠由行間一
卒遂擁兵十萬爲一方帥言其榮也雞未肥者無肉
也無肉爲已字酒未熟者無水也無水爲酉字障車

兒郎蔡之士也且須縮者謂宜退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則已酉日當剋也斯可俟矣度喜顧左右曰辨者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度較其日果己酉焉由是擢此卒爲裨將

見宣室志

黃賊黑賊按曰春牛與考與合

唐宣宗朝京城賣棗團以黃米并黑頭麵爲之云黃賊打黑賊其後黃巢叛事皆驗

盧氏雜畧

太平興國芒兒

類十三

十一

太平興國二年冬縣司以春牛呈知府就午門外安排薦以香燈酒果其芒兒墟之頗精同判王洗馬晦明慮觸損關事移寘廳上知府程給事晚忽見廳角有一土偶問左右對曰春牛與芒兒遽令移出仍問何人寘此欲罪之對云乃同判指攜遂召同判過廳相見謂曰上自開封府中至刺史下及縣令皆有衙廳是行德教政令之所其餘則公廳而已某雖不才忝爲刺史且芒兒者耕墾之人不合將上廳乃不佳之兆將來恐村夫輩或不軌耳至甲午年果有順

賊之亂乃其應焉

出成都記

毅夫楚江

鄭毅夫晚年詩筆飄灑清放幾不落筆墨畦徑間入李杜深格罷禁林行次南都遇雨二篇云雨聲飄斷忽南去雲勢旋生從北流料得涼風消息近蕭蕭已在柳梢頭又云老火燒空未擬收忽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落日下只到楚江南岸頭荆僧文瑩頗訝其氣不振後解杭麾赴青社舟泊楚岸卒于舟中時人謂只到楚江南岸頭乃詩識也

出燕言

類十三

三

崔立歸路

崔立諫議有子與趙少師概同年及第轉大理評事過天津橋墜馬時集賢韓公與趙同爲開封府推韓崔乃坡壻也聞其墜馬遽往視之但嘔血不止數日館於韓舍因索筆吟曰身隨花露重命逐藕絲輕明朝風雨霽歸路在三清明日果卒時有細雨微風須臾而止

詩話

李生折足

周貫者不知何許人自號木雁子治平熙寧中往來

西山時至高安日多酣飲畜一大瓢行沾夜則以爲溺器工作詩詩必有意人多不曉至後方驗時袁州有李生者秀韻可愛貫欲攜與同歸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無行貫指賣藥鑄作偈示之曰頑鈍天教只作鑄縱生三腳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聞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死於西山方將化人問其幾何歲貫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踏破布衣相逢甲子君休問太極光陰不記年後有人見於京師附書於袁州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是果造李生

類十三

三

時以事出不值乃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破鐵鑄彈指空剝剝後李生果墜馬折一足人以爲破鐵鑄之讖亦前定也

出冷齋夜話

庾亮旒旒

庾亮上武昌出石頭百姓觀於岸上歌之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庾尋卒當時以爲白馬旒旒之讖焉

出晉史

唐朱之兆

太宗營高祖獻陵在京兆府唐朱里及朱梁立乃唐朱之驗矣里者李也後莊宗卽位謂之後唐卽李氏再造之讖也

出紀異志

丘墟之象

昭宗末年長安役人取石於內苑起山崎危屈曲有若天成又命取終南草木植之畜山禽野獸狐兔麋鹿之類縱其往來帝與嬪采常遊處之由是京師王公貴族競効之未及半載野草野花生滿宮殿與都下豪貴之家識者以爲丘墟荆棘之象此必廢矣後巢寇入京焚滅殆盡悉爲瓦礫狐兔穴矣遊者有禾黍之傷此亦不祥之讖也

出紀異志

搜珠之語

昭宗播遷於鳳翔朱梁率兵迎車駕軍人咸以珠節頭巾競相誇上乃朱在人上之讖也後主於宮中作珠簾勅京師市珠收索殆盡計無可得有相國寺僧有藏之者爲隣僧所告逐院搜之甚嚴寺門晝閉有人於市中請僧齋闍者曰勅家正搜珠急孰敢入者至來年莊宗入汴盡滅朱氏復令遠近搜之寺僧曰

今日方是搜珠也

出紀異志

愁臺之讖

同光末魏博亂明宗討之至城下爲兵所擁南入汴州帝乃自統驍騎征之至一高臺乘馬立其上問其臺名對曰愁臺帝不樂卽西歸尋爲郭門高所害愁臺者本賈誼爲梁王傅王薨誼悒悒不樂常登此臺悲吟愁嘯後人因以名之至是而爲帝之讖乃栢仁之類也

出異志

孟入之言

類十三

五

同光乙酉歲王師平蜀莊宗詔太原節度使孟知祥走馬入川鎮成都先是蜀人打球一棒入湖者謂之猛入音訛爲孟入者得蔭一籌其後知祥盡得西蜀之地乃僭大號洎子昶入降乃知得蔭一籌者果一子也

出紀異志

殺狐之兆

契丹耶律嘗怒晉少帝乃罄國入寇遂陷京師執帝并母后文武大臣及諸寶貨而歸至鄴西紫栢橋愁死崗得疾又至恆州殺狐林死崗本陳思王不爲文

帝所容王常於此悲怨吟嘯時人謂之愁思崗後音
訛而謂之愁死殺狐林者本村人曾於林內射殺一
狐因此名之至是而耶律死乃有其應昔高祖之畏
栢仁去之以全福岑彭之惡彭亡留之以致禍讖雖
自人其禍福皆本於天然則虜亦應天乎此梁武所
以言之而歎息也 集異記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三

類十三

六

以言之而歎息也 集異記
自人其禍福皆本於天然則虜亦應天乎此梁武所
以言之而歎息也 集異記
帝所容王常於此悲怨吟嘯時人謂之愁思崗後音
訛而謂之愁死殺狐林者本村人曾於林內射殺一
狐因此名之至是而耶律死乃有其應昔高祖之畏
栢仁去之以全福岑彭之惡彭亡留之以致禍讖雖
自人其禍福皆本於天然則虜亦應天乎此梁武所
以言之而歎息也 集異記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四

識兆門下

退周阿環

李遐周有道術天寶中作題句以兆祿山之亂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記羅衣又曰木易若逢山下鬼定知此處喪金環蓋王妃小名阿環山下鬼乃馬嵬之兆時蜀有尼造補兵香油本川進之宮中謂之錦里油亦幸蜀之讖也

清瑣

蜀主歸國

類十四

一

太祖皇帝乾德之初京師屠宰多煮肉以賣人多中其生故先售至是煮之差熟乃巡里巷叫云不煮來其后蜀平少主歸國熟與蜀同音主與煮同音此其讖也

出蜀異志

僞蜀桃符

僞蜀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題字其上僞太子善書札取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聖朝伐蜀明年蜀平二月除侍郎呂公知成都軍府事公名餘慶太祖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

於桃符矣

出國史補

延瓊孟字

徐延瓊僞蜀王衍之舅於興義門造宅宅內有二十

餘院皆彫墻峻宇高臺深池奇花異木叢桂小山三

川珍物無不畢集秦川董城一村院有紅牡丹一株

所植年代深遠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櫃自秦

川至成都數千里歷大小曼天隘狹險絕之路方致

焉乃植于新第因請少主臨幸少主歎基創之大侔

於宮禁遂戲取筆於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爲

類十四

二

不佳也明年孟氏人成都據其第忽覩楹間有絳紗

籠迫而視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吾無易此居矣孟

之有蜀蓋先兆也

出成都集記

誌公畫鹿

誌公常畫鹿負鞍走山中云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

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後安祿山作亂兩角

女子安字也緣之言祿太行卽山也一止之月乃正

月也正月敗亡之讖耳李太白詩云太白入月敵可

摧後祿山果正月死太白食月悉如其言

出唐宋遺史

八
守忠禿鶯果

見陳異志

開寶中武昌留守楊守忠就加正節度使宣麻之際有禿鶯集文德殿鳴尾班退而去居數月守忠薨于鄂渚達理之士以爲非守中之祥漢獻帝禿秋來集于鄴亦野鳥入室之義也

出南唐近事

木平望火起香閣百二之樓
木平和尙不知何許人保大初行在門下嘗入禁中一日登百尺之樓後主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乃對曰宜望火初不喻其旨居數月淮甸大擾自壽陽置

類十四

三

烽候以應龍安山旦夕登覽以候動靜又上最愛麋王王方幼上問壽幾何木平曰當七十是歲疾終年止十七蓋反語以對之也亦猶郭璞對晉帝曰二百其人才一百二年或者謂百二之期促人乃宛而倒之耳

南唐近事

出南唐近事

李密歸國封邢國公後復叛上遣兵征之至六渾乃斬於邢公山下先是山之側有亂石縱橫頗妨行人謂之邢公厄密果死於此

見紀異志

執誼崖州

韋執誼京兆人順宗時爲宰相以王叔文黨貶崖州司戶始身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旣爲郎常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撤去及爲相坐堂有圖不就省易旬官之崖州向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

出唐史

昭宗易梁

昭宗季年有一鳥極大晝止含元殿夜棲丹鳳樓俯仰有聲云塞胡突帝引弓射之中血雨下流直透殿

類十四

四

梁入木尤深削之莫能盡帝惡之命易梁自茲天下多事帝數蒙塵后爲朱溫所奪方知易梁之故

出秦再思紀異錄

朱梁龜堂

朱梁旣立署宮之南門爲建國議者謂建國王莽之年號與此僞同 前定矣先是許州節度溫爲於壕內得一小龜金色綠毛進之後湖池養之建堂號曰金龜堂至來年莊宗立國號唐及入汴見之指謂左右曰金龜堂者歸我也非廢興前定而形之於先兆

乎 見紀異志

莊宗唐晉

莊宗起義太原河北創始乃昇魏州爲鄴都置興唐府改貴鄉縣爲唐縣元城縣爲廣晉縣及晉祖立改爲唐晉府乃知唐後卽晉亦先兆也

出紀異志

清泰小字

清泰本姓王氏恆州平山人也天祐中明宗掠地於恆定間清泰立於崇福寺塔上明宗見而異之因曰與我作兒得否乃拜曰萬年之幸旣歸見夫人乃抱

類十四

五

頭哭曰貞我親生子也及明宗卽位封潞王後卽位小字二十三蓋正月二十三日生也及爲君乃以是日爲千春節凡奏對皆避但云兩旬三日或數物則云二十二更不過二十四蓋不敢斥尊也在位三年果爲晉所滅

出紀異志

牛字助語

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人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者必曰我兄卽到豈奈我何未幾而奇章公

牛僧孺也

帶平章事節制武

昌軍其語乃絕師云我兄即到此其先兆也乃知入相出將豈偶然哉

出翰苑名談

道昌篆書

天復初 劉道昌江吳人也年九百歲多曰之唐事

至成都郫縣常祝丹名鳥頂一日跨鶴遶市別相知

留詩而去人以爲妖後又得篆書於其室曰八雄爭

天下狯鼠先啾啾

自庚子年黃巢見朱全忠等八人僭號

兔子上天床

王建屬免又

朱温三帝以卯年開國

李生子狼藉

也乃牛生叛獬

楊行密王於吳也斗牛吳之分也

羣犬廝首尾走上

類十四

六

中華國

即六侵中國也

其後事皆應

出賓仙傳

彥博貝州

慶曆七年貝州卒王則康成叛詔明鎬加討久無功

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 仁宗忻然從之且曰貝字

加文爲敗字卿擒賊必矣未逾月以捷報聞詔拜平

章事曲赦河北改貝州爲恩州

出混水燕談

天命迎宋

先是蜀郡秣陵與湘中嶺表交通往來人使絡繹所在館驛什物皆鐫字云迎送物及王師自峽路西入

倒戈以迎南征廣州望風而遁及視公廨物皆迎送
字乃迎宋之兆也得非天命之先定乎

見紀異錄

李主練帛

李國主未破之前宮中練帛爲風所飄凌空而去經

宿方墜變成淺碧色輕翠可愛以自然之色號天水

碧國中皆效之是年國亡蓋天水乃趙之郡號碧音

近於逼也異哉

國史補遺

符太保骨

王均咸平三年害兵馬鈴轄符昭壽弃其尸於東門

類十四

七

外不見其元觀者咸云此是符太保骨頭蓋昭壽好
自親庖事又僻嗜羹每嫌羹薄庖者嘗多取羊骨煉
之云勿妄觴此此是符太保骨頭至是乃成其讖焉
出益部耆舊傳

少游藤下

出淮海集

秦少游常於夢中作好事近有醉臥古藤陰下了不
知南北之句後南遷北歸留於藤州終於瘴江之上

光華亭時方醉起以玉盃汲泉欲飲笑視之而卒乃
醉臥古藤陰下之讖也山谷跋其後云少游醉臥古

藤下無復愁眉唱一盃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
賀方回又先自作挽詞一篇東坡跋之云歲在庚辰
六月予與秦少游相別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
異但自作其挽詞耳人咸怪之予以謂少游齊生死
了物我戲出此語無足怪者已而果卒於藤州嗚呼
豈自知其當然者耶乃錄其詩云東坡居士書

孟津雲起

陝右魏野處士蒲中李瀆徵君乃中表也俱有高節
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土室陰以修竹流泉其前

類十四

八

有樂天洞瀆結茅齋號浮雲堂皆有瀟灑之趣每乘
輿相遇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瀆自孟津訪野曰
瀆數日前恍惚聞牀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
盡時卽正其誤曰豈非坐看雲起時耶乃答曰此浮
雲安能起耶亟窺之了無所見此必死期故來訪別
痛飲數日還家果卒

出繩水燕談

崔曙一星

出鄭處誨雜錄

崔曙作明堂火珠詩云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時
稱佳句未幾曙卒無子惟一女名星星蓋其讖也

子京兩地

宋子京在蜀有詩三百篇名曰猥藁常吟曰碧雲自有三年信明月長爲兩地愁以公之才望竟不登兩地愁憤而盡人以爲此詩之識也

出詩話

子美蟬蛻

蘇子美久失意不樂一日登蘇之閭門題云時光苒苒都如夢風物瀟瀟又變秋家在鳳凰城闕下江山安用苦相留又書其旁曰江山留人也人留江山也後竟不復用遂作滄浪亭於吳中一日於滄浪觀魚

類十四

九

題詩有自嗟不及游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之句已非吉兆矣未幾作晝寢詩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歐陽公見之大驚曰子美可惜子美可惜已而果卒年四十一天下士大夫共嗟惜之噫夫子常言四十不惑孟子亦言四十不動心其義一也蓋心之於人大矣而外物或動之者以惑故也四十年氣已剛矣識已明矣於此之時而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則外莫能動而內自不惑故不以死生窮達而經其意孰謂子美之賢而不知此耶觀其

以非罪謫吳中作滄浪亭與魚鳥共樂自謂形骸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與錙銖利害相磨擾爲可鄙則胸中灑然不惑矣其視死生猶去來之常也向者之句吾見其超然自得以爲勝焉

出詩話

果卒於宋炎葉齊

滄化中崇文院西序直廬絕高處有人題一聯云秋風送炎去庭樹葉齊落是年立秋日史館檢討宋炎罷職來年立秋日葉齊黜皆前定也

國史補遺

類十四

十

安道佛鄉

余安道番禺詔赴闕過韶陽遊龍光山寺題詩云暫離人世界且到佛家鄉議者謂恐非吉兆至旬日公果卒於秦淮亭

出詩話

范子病葉

唐末吳人范處士生子七歲能詩嘗作贈隱者詩曰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處士方干曰此子必垂名因令作夏日詩云火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乎不壽未幾果卒古人嘗謂生有修短之命短者不

可緩之於寸陰修者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
上智所不免其范氏之子乎

見遺史

唐卿京官

張唐卿景祐元年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
云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之云
君看姚暉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唐卿果終於
於京官蓋姚暉大中祥符元年梁固祥符二年皆狀
元而終於京官乃成其讖云

出筆談集

類十四

十一

村民史二居京師朝陽門外薄有庄土籍屬開封京
師人俗語有曰濟殺史二蓋人圖事有不稱意者悉
此語以戲之良爲無補益之義也且非先知有史二
之名者國朝行東郊藉田之禮青壇之外皆史二
之地事畢賜之甚厚史二之家遂致富贍然非久而
史二卒濟殺之驗俗謠爲之讖焉

出青瑣

沂公梅詩

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首有
早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文穆

曰此生次第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咸平五年公果狀元及第遂相 貞宗仁宗非富貴前定而此詩爲之兆乎 出詩話

原夫言謔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而格不甚高今已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至此座客皆驚原父徐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歐陽公爲序其詩

類十四

三

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謂後遂果然豈其識耶斯可歎也 見歸田錄

王公後事

富鄭公 弼 早年常夢青州王相公以後事爲託鄭公曰相公德被生民當得遐壽何遽及此後二年王罷相知鄆州辟公爲倅到任歲餘有大星墜於宅園東北角家人怪之相公曰後月當見至後月公果薨鄭公爲主其喪事故鄭公挽詞云遺德被生民蓋夢中

語識也 出名賢詩話

晉公朱崖

丁晉公謂釋褐授饒倬同年白積爲判官一日積以片幅假緡五環於公公笑曰是給我也勝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耶懼我撓之矯爲此耳於紙尾書一絕答之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大乖五伯青蚨兩家闕赤洪崖打白洪崖又公常爲陰獄詩云黑水溪傍聊駐馬奈何岸上試回頭高崖昏處是陰獄須信人生到此休朱崖之行蓋兆於此矣又公嘗爲貞宗山陵使李維在翰林援其親識爲挽郎

類十四

三

懇請於公曰更在陶鑄公應聲曰陶鑄復陶鑄齋郎又挽郎李繼之曰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斜陽未幾而丁敗又公在中書日因私第會賓客忽顧眾而言曰謂嘗聞江南李主鍾愛一女聰慧姿質時無與比及當釐降國主曰吾止一女才色頗異今將選尙卿等爲擇佳壻須得少年奇表抱殊才而有門地者執政遍詢縉紳及外府將相之家莫得全美或有詣執政言曰嘗聞洪州劉生爲本郡參謀歲未及冠儀形秀美家門曾列二卿兼富於辭藝可以充選執政遽言

之上亟令召之及至皆如其說國主大喜於是成禮
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中禁良田甲第奇珍異
寶赫弈崇盛貴顯當時未周歲而公主卒國主傷悼
悲泣曰吾不欲再覩劉生之面執政削其官籍一簪
不與却送還洪州生恍若夢覺觸類如舊丁語罷因
笑曰謂他日亦不失作劉參謀也席上聞之莫不失
色後半載公貶朱崖資貨田宅悉皆籍沒孑然南行
疋馬數僕宛如未第之時豈事有前定而其兆見於
言辭耶或謂丁公彘邪傾險自知不免故屢形於言
耳此爲得之

出詩話及遺史

類十四

西

禹偁病鶴

王禹偁常作病鶴詩云埋沒肯同鸚鵡塚飛鳴不到
鳳凰池以公之文學才望歷顯官登金門玉堂不爲
難也竟不至其地豈非前定歟而其識已先見於詩
矣與宋子京兩地之意差類故併錄之

出詩話

萊公晚竄

寇萊公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
人風格初授巴東令人以寇巴東呼之以比趙渭州

韋蘇州也然富貴之時所作詩詞皆懷楚怨感常爲
江南春二篇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
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曰杳杳
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
情不斷如春水議者常言深於詩詞者盡欲慕騷人
情感清愁以主其格若語意清切灑落高邁始爲不
俗不知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故萊公常有送人
使嶺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爲警絕及
晚竄海康至境上雷吏呈圖經拜迎於道公問州去

類十四

五

海遠近曰只可十里以來其樵悴走竄已兆於前矣
出雜錄

廖融得句

廖融得句

廖融處士潭州衡山邑人有道高尙之士年六十以

嘉 自樂上官多慕其高行融好吟詩有佳句傳湘

人齒牙間一日方苦吟急召其子曰吾不久當去世

子曰何以言之曰吾適得兩句自惟非吉子曰何句

也融曰雲穿搗藥屋雪壓釣魚舡融自解曰屋破而

雲穿其中無人也舡爲雪壓無用也其子曰未形紙

筆無害融云雖未形紙筆然吾已慮之於心矣乃嘯
子身後事六十日果卒

出捃遺

楊軒燈詩

楊軒字公遠衛州人也舉進士兩至省尤有學問多
棲倚貴宦門館平日好吟有燈詩云解照日月不照
處獨明天地未明時倫輩多稱此句然日月不照有
用何用也天地未明而能明非明也軒竟死布衣果
不得用符於詩意其前定乎

出捃遺

東坡入海

類十四

夫

東坡先生在資善堂與吳博正爲世外之友常作洞
庭春色賦博正頗愛重之求親書其本後又作中山
松醪賦自謂不減前作乃取澄心堂紙杭州程奔鼠
須筆易水供堂墨錄本以寄博正其賦云望西山之
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掛壁之飛猿
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不久果有海南之窟
議者謂入海之識也

元之斬州

王元之謫黃州有二虎鬪一虎死食之羣雞夜鳴時

謂守土者當其咎 貞宗惜其才徒知蘄州謝表有
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句帝深異之既至聞啼
烏問其名或對曰此名蘄州鬼元之大惡之未幾果
卒於蘄東坡作五禽言云使君向蘄州更唱蘄州鬼
我不識使君寧知使君死人生作鬼會不免使君已
老知何晚皆不祥之讖也 出澠水燕談及東坡集

存寶無首

韓存寶本西羌熟戶少負才勇喜功名累立戰功年
未四十爲涇原總管一日郡僚繪其像於渭州僧舍

類十四

七

或以其色不類用粉塗之將別加圖寫未及促詔赴
闕命經制戎瀘盜賊後見其像者以爲無首不祥明
年存寶果以奏功不實誅 出燕談

陶弼貽詩

皇祐二年陳珙知邕州冬至日旦坐廳察吏方集有
白虹貫庭自天屬地明年五月二龍鬪城南江中馳
逐往來江水暴漲未幾儂智高陷二廣前此陶弼以
詩貽楊敞請爲備云虹頭穿府署龍角戰城門兵興
之讖也 出燕談

仲英折桂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官鄜州時宋翰林白方謫官鄜時到而召之座中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以浣溪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乃贈以詩曰宣毫歛墨川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能吟天骨異前生應折桂枝來年一十七一試禮部歸以二親旣喪祿不及養無復仕宦意退居臨淄下士里記覽該治行義高潔鄉黨服其化富韓公文潞公皆常致幣龐莊敏公禮之尤厚薦其行義於朝詔

類十四

六

以爲國子四門助教州學授東方學者爭訓

卒年九十或以爲宋詩云前生已折桂枝來卽今世

不復更折矣先生一試不第終身不舉宋詩爲之讖

也

出燕談

狀頭入相

本朝狀頭入相者呂文穆 蒙正 王文正 曾 李文定 迪

宋元憲 庠 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楊休賀以詩曰皇朝

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元憲大喜特示同列

樞密副使王伯庸 堯臣 矍然色動曰何不云已四人

而特言止哉蓋伯庸實繼元憲魁天下士未幾薨于位自慶曆至崇觀果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此詩識也

出西清詩話

王崑詩識

崑字隱夫居武都山風格高邁尤深於詩暇常與楊元照評其詩謂終篇之際氣衰興緩與前志不類如古松詩前曰何人輕大廈放爾偃深雲可謂警策末云高僧慣來看踏破綠苔紋湧泉觀云暗穿地脉龍先覺密贊天工雨不知末云溪分澗奪朝宗晚殘月

類十四

元

殘雲信所之送陳昭文赴舉云朝宗任壘千重浪捧日能消幾片雲末云多慚亦偶休明代擊壤空隨野老羣其類非一元照曰詩者發志由衷而來孰謂隱夫志不至乎後不厚乎其後均寇嬰城崑以名大爲其所脅坐是流于荒服晚節不完蓋已先形於詩矣

出該聞集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五

夢王祥兆門

呂望封齊

呂望釣於渭濱獲鯉魚剖腹得丹書曰呂望封於齊夫瑞應之來必因物以效靈憑人而成象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大者如此小亦宜然故目矚燈花陸賈曾言其應雲興雨降戴記常喻其神有開必先斯古今之通論也彼蔽於人而不知天者謂吉凶無徵又烏足與語通方之士哉

出說苑

類十五

仲尼玉書

見王子年拾遺

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夜有神女擎香露沐浴奏鈞天之樂空中言曰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夫子生之前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其文云水精子繼周爲素王至定公二十四年鉏商畋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紱尙存夫子見之抱而解繫紱泣下沾襟

越王烏臺

越王入吳有丹烏夾王而飛故勾踐之霸也乃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瑞也

王子年拾遺

文翁擲斧

漢文翁嘗從田斫柴為陂夜有野猪鼻載土著柴中
比曉而塘成稻當收翁欲斷一木其斷處去地一丈
八尺翁呪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因擲之正中
欲處後果為蜀郡太守非富貴前定精誠所感故有
是祥應乎 出名賢雜說

應樞天符

後漢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以問于人士卜者曰
此天符也子孫其興乎自是諸子宦學顯達並有才

類十五

名至瑒七世貴盛天符之祥也

出孝子傳

何比干漢人也夢有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其家人

未已門首有老姥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而衣不
濡比干延入禮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有陰

功今天賜君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

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出門不復見

幽真錄

楊震黃雀

震字伯起華陰人父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

黃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林下爲螻蟻所困竇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竇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拯救竇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竇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如此環矣至震篤學客居湖有冠雀銜三鱸魚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始仕至延光三年代劉愷爲太尉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凡四世三公蓋玉環之祥也

出續齊諧記

類十五

世三公張承白鵠

承母孫氏方懷承之時駕輕舡江浦忽有白蛇長三丈騰入舟中因呪曰若爲吉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一宿不復見又有白鵠聳翮入雲母筮之筮者云吉祥也鵠乃長年之物聳翮入雲從卑升高聳象當使子孫位極人臣擅名江表後承生昭仕吳爲丞相年至九十蛇鵠之祥也非天命前定烏得有此

出王子年拾遺

异字彥和仕梁爲右僕射初除中書郎時秋有飛
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也後歷官自員
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蟬乃其應也 出南史

行功魚袋

唐祕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鸚鵡啣一物
入其室置案上去乃魚袋鉤嘆訝不已後數日加大
夫遂授五品服異哉 見國史集異

高駢貫鵬

高駢微時爲朱叔明司馬總兵巡按見雙鵬謂衆曰

類十五

四

我若貴矢當雙疊言訖果一發貫二鵬衆大驚號落
鵬手後果封燕公 出感定錄

秀之擲栗

劉穆之爲丹陽尹與子弟廳事上宴廳柱有一穿穆
之謂子弟曰汝等試以栗遙擲之入穿者後必得此
郡秀之乃穆之從父兄子也一擲獨入焉後以功果
爲丹陽尹其驗遂應信殊祥歟 見南史

欽則飛蟲

王欽則臨淮射陽人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飛豆

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欽則甚惡之詣道士
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欽則聞之喜故出都自效初
至暨陽縣六王山下同侶十餘舡同發欽則舡不進
見水下有烏椽棺乃呪云若是吉使舡速進吾富貴
當改葬爾舡須臾入縣收棺葬之後官至都督封尋
陽公飛蟲之應也

出南史

江陵舊有九十九洲古老云滿百則出天子晉桓立
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至宋文在藩一洲自

類十五

五

立俄而入篡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清末復生一洲
而元帝卽位承聖末年其洲與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嗟夫祥應之來必出於天然後合若符契不然則與
漢末天帝除書何異

出南史

全忠生蘆

唐乾符時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
嘗爲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而
有三節焉心以爲異告別駕張建章建章曰昔符洪
以池中蒲生九節爲瑞子孫繁昌蘆當在陂澤而生

於君室此非常矣三節者節鉞三人之瑞也公誌之
全忠後事李可舉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
校太尉子正威爲幽州節度果三人持節鉞焉出北

夢瑣言

武后萬年

唐天后旣立國號周又欲立三思爲後狄仁傑切諫

上曰奈何有武氏臨朝萬萬年之謠公對曰陛下改
萬歲登封元年又改萬歲通天元年又改大足元年
則萬萬之數足矣武后大悟始有歸中宗之意此固

類十五

六

狄公忠正之對亦足以見天運已定后雖殘虐不可

改也

出紀異錄

南康祿食

南康王韋臯爲張延賞壻忽夢二神人謂之曰天下

諸化領世人名籍吾子名係葛瓚祿食全蜀富貴將
及何自滯耶勉哉行矣異日富貴無以葛瓚爲忘也
後果尹成都在夢久已忘之又見二神人曰富貴而

忘其所因一何甚耶公覺駭汗久之乃躬詣雲林炷
香禱福命工揆日修崇作南宮閣四十範金刻石自

製碑刻于洞門之側給良田五百畝以贍齋儲蓋臯
本命丁卯屬葛瓚也以此觀之謂富貴而非前定可
乎 出蜀異記

錢起鬼謠

錢起天寶中初從鄉薦宿江湖上嘗月夜獨吟聞人
詠岸上曰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異之攝
衣出而無所見以爲鬼謠而記之及御試湘靈鼓瑟
詩以青字爲韻落句久不繼乃以鬼謠十字足之有
可以爲絕唱遂登第 唐史

類十五

七

虹蠓降祥

唐南康王章臯鎮蜀與賓客從事十餘人宴郡西亭
暴風雨俄頃而霽方就食忽虹蠓自空而下直入庭
垂首於筵章與賓客皆悸而退吸其食飲且盡首似
驢霏然若晴霞狀紅碧相靄虛空五色四視左右久
之乃去臯懼且惡之遂罷宴時豆盧某客於蜀亦列
坐因起白公何爲憂乎公曰吾聞虹蠓者妖沴之氣
今宴方酣而妖氣上吾筵豈非怪之甚者乎吾切憂
之豆盧曰貞天下祥符也固不爲人之怪耳夫虹蠓

天使也降於邪則爲慮降於正則爲祥理固然矣公
正人也是宜爲慶爲祥敢以前賀乃具以帛書其語
而獻臯覽而喜後旬日有詔就拜中書令果爲慶祥
豆盧之言信而有證矣

出成都記

文成二事

唐率更令張文成一旦有梟晨鳴於庭木上其妻以
爲不祥連唾之文成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而
賀客已在門矣景雲二年爲鴻臚寺丞帽帶及袍並
被鼠嚙有蜘蛛大如栗當寢門緣絲上經數日加階

類十五

八

授五品官男不幸鼠嚙帶欲斷尋授博野尉

見異纂

及僉載

子良雙虹

唐永貞二年春三月有雙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
初入甕水盡入井飲之是年九月節度使李錡詔召
不赴闕欲爲亂令子良領兵收宣歙子良翻然反兵
圍城李錡就擒子良加金吾將軍尋拜節度使

見祥

異集驗

薛願虹金

東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鬲才喻便竭願
輦酒灌之隨投隨竭乃吐金滿器於是日益隆富出
文樞鑑要

洪實蛻龍

侯洪實蒲坂人也幼而家貧年方十三四嘗寐于簷
下天將雨有虹自河飲水俄貫于洪實之口不復出
焉其母見不敢驚良久洪實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
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問之默喜知其必貴矣後
數月有蜀僧來其家求食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

類十五

九

有後福合得兒子力侯母呼洪實出焉請僧視之僧
曰此蛻龍也但離去鄉井近江海仕宦方有顯榮又
曰此子性必慘毒將爲生靈之患但敬信三寶卽得
善終言訖而去洪實後果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
三年從興聖太子收蜀蜀平之後無何與陝府節度
康延孝等作叛延孝誅洪實得赦授眉州刺史節度
夔州復自寧江遷于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官業
高顯臨戎理務持法御下傷於慘酷然欽奉三寶信
心不怠是知蜀僧之言不謬矣

見鑿戒錄

聖人謂孔愉印龜

孔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先時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三及其鑄侯印而印龜左顧參鑄如初印王以告愉愉乃悟遂佩焉

見晉史

士護叢林

唐武士護太原文水縣人微時與邑人許文寶以賣材木為事嘗聚材木數萬莖一旦化為叢林森茂因致大富士護與文寶會林下自言枯木成林必當大

類十五

十

貴及高祖起武以鎧胄從入關故鄉人云護以鬻林之故果逢建厦之秋及士護貴達文寶依之位終刺

史見太原事蹟

張伯藏壁

鍾離意為魯相到官令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劍履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孔子教授堂前牀首有懸甕意召訢問此何甕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遂命發之得素書曰

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
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卽召張伯問果服焉夫自
孔子沒而至于鍾離意幾千歲矣其前定如此自非
聖人何以先知之神乎

出意別傳

孫偃瑞槐

孫偃字龍光第進士歷顯官始其家堂上屋柱忽生
槐枝及蒼而茂後偃果秉政相昭宗封樂安縣侯此
槐瑞之應也

唐史

鄭珏瑞麻

類十五

十一

梁相國鄭珏與李相國愚同爲學士忽一日鄭之閣
下有一麻生李曰承旨入相矣指麻示之曰此天命
也願得當制以盡荒虛時亢陽旣久其麻益茂高丈
餘若雨露之偏滋焉及霜降成實取而視之貞白麻
也是夜制出果鄭登庸而李復寓直得不爲乾坤之
命朋友之分乎鄭年十九赴舉凡十九年登第又十
九年入相時人謂之三九相李常儼居忽遇暴雨
一庭俱爲白沙公甚惡之及薨葬于伊闕得吉地于
白沙里時人謂之白沙相公皆前定也

出紀異志

應元保運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唐開元中創至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造一室發地得一瓶封鐫甚固其中有銅錢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亦不甚以爲異至元豐四年詔忽進號使者爲應元保運貞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合具以事聞併以其錢獻之

出筆談

慶源菱荷

朱慶源者嘗爲尉罷任家于豫章之豐城庭中地甚

類十五

三

爽塏忽生蓮一枝其家怪懼多方禳之而蓮生不已乃築堤汲水以灌之遂成大池菱荷甚茂其年慶源選授南豐令未幾入爲大理評事蓮生之應也

處回旌節

旌節花者王侍中處回嘗於私第延接布素之士尋求藥術神仙之道從蜀主所好也一旦有道士龐眉廣穎布衣縑縷山童從之擎拄杖藥囊中取花子二粒種之以盆覆之逡巡去盆則兩苗已生矣隨月漸長可長五尺層層有花燦然可愛道士曰此仙家旌

節花也處回命食不受唯飲數杯而退出門旋失所
之後處回果除二節鎮方致仕今猶有收得其花種
者如常花法種之

出野人閑錄又雞跖集

天聖高第

天聖五年春有二舉人閑行建隆觀中相與語曰今
歲高第是何人有二道士坐於廡下白髭者曰不難
知之三生曰師豈有異乎曰無之掉穿波底月寒壓
水中天不離乎此也其年榜首王堯臣小名越哥次
韓琦次趙槩月與越同寒與韓同天水則趙氏郡號

類十五

三

也再尋道士不復見矣

幕府燕閒錄

本中

天慕容五木出其平製首玉裝身小各城高六

慕容寶嘗因樗蒲呪曰若富貴可期願得三廬於是
三擲皆虛人以爲五木之祥後果大貴良由精誠所
感而然也

李旼兩火

李旼嘗爲國子直講欲求郡而未得一日晨登講席
諸生皆見旼中上有兩焰火起是日報得榮州昔人
常言情想之於心猶珠鑑之有影象江海之有浪漚

善想之所變爲喜爲祥惡情之所生爲惡爲災本於心發於氣形於兆李暎以碩儒耆德直講國子欲得一郡自效固非過分善想交感發而爲祥理固然矣其又奚疑

出談數及名臣傳

蒙正槐瑞

呂文穆公

蒙正

爲舉人時客于建隆觀道士丁君之

舍常往西洛省親自冬至春方還至板橋逢職方劉蒙叟相揖並轡同入順天門劉因送呂之道院至則門戶扃鑰如故旣發籥啓戶見臥床前有物高三四

類十五

古

尺蒙昔合抱其色白而黃劉呂驚訝逼而視之乃槐也遽召道侶觀之乃槐根至室而生耳無不歎異是歲公登科不十年位至上公平章事識者以爲槐瑞焉

出幕府燕間錄

沂公槐祥

王沂公

曾

青州人郊居門直大路夾以槐陰兩大槐

夾路交枝連理是歲公生作相之祥也夫二公作相其祥皆先見於槐夫豈一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耶不然則

和氣之應爲王氏呂氏方大之祥非偶然決也 沂公
言行錄

敬洙彈鳥

何敬洙善彈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李性嚴毅果於
殺戮嘗薄暮有蒼頭取李公所愛硯擊于手曰誰敢
破此何應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遂擲硯階下羣僕
迸散翌日李責碎硯之由怒甚命擒之李之夫人素
賢明知何有奇相乃匿之後堂旬餘李獨坐小廳有
一鳥申喙向李而噪聲甚厲李惡之拂衣起避鳥隨

類十五

五

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驅逐終不去李怒顧左右
曰何敬洙善彈亟召來能斃此鳥當釋其罪何挾彈
一發斃之李佳賞擢爲小校累功至建節鉞建隆初
移鎮鄂渚下車之日見一鳥顧何而鳴何曰昔日由
爾以興吾之祥也乃取食物置掌鳥翻然而下食何
手中其後位至中書令太師致仕功業崇極時莫與
比靈禽之應豈徒然哉 鄭文寶南唐近事

危序看榜

危序應舉探省榜出門數步卽逢泥濘躊躇未前有

老媪指示曰秀才可低處過危卽從之比看榜再未
有名是歲果及第此與摭言所載後來者必銜得事
頗相類 青箱記

鄭戩彩選

原武鄭公戩天聖中舉進士嘗與同輩賭彩選一坐
盡負獨戩贏數百緡是歲解頭魁薦第三人及第

馬拯同名

上官拯累舉不第年過五十方得解赴省試遊相國
寺買詩一冊已燻晦歸圻其表乃五代時門狀一幅

類十五

宋

曰勅賜進士及第馬拯右拯伏蒙禮部放榜勅賜及
第謹詣門屏祇候謝而馬拯與拯同名是歲拯果登

科 出青箱記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五 明辨之此書對再本

